

選擇相信

6C 羅亦成

想來，這一切都是緣於中三選科的時候……

「新高中文憑試再爆發退修潮，其中中國文學科退修數字直線上升，只剩二千人應考。有專家指出……」電視新聞今日環迴往復，播放了這段新聞好幾遍，聽來心裡總不是味兒似的，我急忙翻開書包，拿出那張皺皺的選修紙：「第一志願：中國文學」，我又猶豫了。

為何會選中國文學科呢？我也不甚了了。看高中的師兄師姐終日捧書而讀，口裡嘮叨著一大堆「之乎者也」，自言自語似的，形象不見得比理科班的同學好。以我的成績，我大可考進化學班呢！那兒尖子雲集，可是個砌磋功架的好場合，但我志不在做科學家、化學家，我想當一個作家呢！

在中文堂裡，看到一個個文豪詩人，上至李杜等才子，下至錢鍾書、魯迅等學者，無不令我佩服。從字海遊覓，我感受實在，至少我能明白古今之理，跟文字玩樂，玩玩押韻比喻更曉趣味，我也想仿效他們，我也想當一個作家！

「可是，同學要記著，你所做的職業與現在所選修的可不是掛鉤啊！緊記，『條條大路通羅馬』啊！」班主任每日孜孜不倦，重複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。其實，想當作家也不一定唸文學的呢，大可學會化學再做作家也不遲，我再看一眼志願表，「第一志願：中國文學」。我更猶豫了。

「允行，你想選修中國文學？不要和我們開玩笑了！以你的成績，將來必大有前途啊！」同學甲以朋友的身份道。

「允行，相識一場，知你渴望當作家，但作家收入可不穩定啊！有時候只為理想不為現實打算可不能呢！」同學乙以媽媽的口吻跟我說。

「他們就有見地了！你想，一年內文學拿五星的少之有少，你有把握摘星嗎？而且，讀文學有什麼用呢？社會需要嗎？選化學，學習一技旁身，豈不實用？」同學丙以基金經理的語氣游說。

他們所說的一套也甚具道理，做作家好像不太穩定；況且，學習文學有何用處呢？現在社會好像不太需要文字、文學了。報章以圖片、俗語入文，人們不需要文學了。社交網絡上，人們不會排隊購買名家新作，卻會爭先搶購蘋果手機。我看一看志願表，想一想我的夢，我動搖了，用塗改液抹去「中國文學」四字，不再猶豫。

不過，我對「學習文學有什麼用」仍念念不忘，反復在腦海思索，月光徹夜只照我這個無眠人。我想起《水調歌頭》，我想起《靜夜思》，我望著月亮，不知不覺入睡了……

「聽說文學要殺科了！」

「那是理所當然的，沒有人讀，還要浪費資源嗎？」

近年來，不少風聲噪動，伴隨退修數字上升，學校好像要殺科了。

「聽說文學要殺科，真有其事嗎？」我向文老師詢問，她依舊在中午，坐在榕樹下的石凳看書，今日她選的好像是張愛玲的《秧歌》。

「你甚為關切似的？你不是不選文學了嗎？何需擔心呢？」她托了托那弧形的眼鏡框，瞥了我一下，再悠閒地埋首書本。

「沒有什麼，不過覺得可惜罷了。」我關切的道，活像我是教文學似的。

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她又向我說了句文言文，今次這句我懂，是《定風波》的。

「你也像蘇軾一樣，心胸闊大吧！」我半開玩笑的說。

「多讀文學你也會有我這樣的心胸呢！雖然學校仍未到殺科

這一著，可是殺不殺科也於我無損，只怕是下一代，思維愈加狹窄了！」她語有微言而不彰，雙眼半秒不離書本。

「為何思維狹窄？通識科、英文科的也可習得多角度思考呢！」我以教育官員和機械句式反駁。

「你不去幫梁振英做官可浪費你了。允行，文學可不是隨便背誦幾個框架，籌謀幾個論點就可以的。那不過是工廠生產的汽水、即食麵。文學是一片茶餅，要過一段時間，方能體味其中的甘香。你一定少喝茶了，有機會我們在這裡『把茶問青天』吧！」她半諧半莊的向我說。

雖然不如文老師那壺陳年龍井，甘香沁人心脾，可是我那壺待了不過幾年的茉莉可也不遜。記得以前作文比賽拿金獎，文章得到稱許；記得以前中文作文經常獲老師表揚，印作範文，我作家夢仍然芬芳怡人。記得以前背誦古詩文的苦澀，到稍為長大後，細味詩文中的回甘；記得有問題想不通，就會回憶所習的詩文，取經解難有之、慰藉心靈有之、睹物以通古今之情有之，一切一切，文學早已融入我的生活當中，如今我卻視之外人，不予相信。

雖然不知道這個選擇是否明智，也不知道將來前景如何，但我選擇相信這茶餅最後必發酵出塵世間無可比擬的芳馥。我又在那第一志願的欄目上寫上「中國文學」，我選擇相信，不再猶豫，當時如此，三年過去，也是如此。

文字純熟流暢，引用古語自然妥貼。文中記敘選擇的矛盾掙扎，合理自然，最後交代選擇結果點到即止。整篇在取材，結構和文詞均可作同學的模範。

王偉儀老師